



Julien Gracq  
Un beau ténébreux

阴郁的美男子

[法] 朱利安·格拉克 著  
王静 李玲玉 译

作家出版社

Julien Gracq  
Un beau ténébreux

## 阴郁的美男子

[法] 朱利安·格拉克 著  
王静 李玲玉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4-7652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阴郁的美男子 / (法) 朱利安·格拉克著; 王静, 李玲玉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2

书名原文: UN BEAU TÉNÉBREUX

ISBN 978-7-5063-9680-6

I. ①阴… II. ①朱… ②王…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24849号

UN BEAU TÉNÉBREUX

By Julien Gracq

Copyright © Librairie José Corti, 1989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 LIBRAIRIE JOSÉ CORTI 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阴郁的美男子

---

作 者: [法] 朱利安·格拉克

译 者: 王 静 李玲玉

责任编辑: 赵 超

装帧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qia@zuoqia.net.cn](mailto:zuoqia@zuoqia.net.cn)

<http://www.haozuoq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 × 185

字 数: 140千

印 张: 7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680-6

定 价: 35.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S码书房——小即美、少即多

致罗杰·维耶

谁有力量损害人而不这样干，  
谁不做人以为他们爱做的事，  
谁使人动情，自己却石头一般，  
冰冷、无动于衷，对诱惑能抗拒——  
谁就恰当地承受上天的恩宠，  
善于贮藏和保管造化的财富；  
他们才是自己美貌的主人翁，  
而别人只是自己姿色的家奴。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在秋日悄然流逝的最后几天，我想起了那片小沙滩边的林荫小道，我对它有种特殊的偏好，在这季节更替时，更是寂静一片。小旅馆勉强维持生计，闲散的游客如迁徙一般，随着春分秋分的潮涨潮落，人潮即将散去，再也不见穿浅色衣裙的女人和傲慢的孩子。猛然发现，混凝土砖石岩洞，洛可可风格的钟乳石，充满童趣的迷人建筑，还有受海风侵蚀、多次修葺的像干枯的银莲花一般的花坛，如同九月海上破碎的浪花；大凡留下来独自面对空落落的大海的人，由于没有了令人安心的琐事，大白天也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如同一个幽灵。海滨上，毫无生气的平台都装有落地玻璃，上面的铁饰斑斑驳驳，布满盐霜，如同遭到抢劫的珠宝店一样让人焦虑不安。窗户上的百叶帘紧闭着，透出磨损、破旧的青蓝色，不经意回流着过去时光中生命的衰竭。然而，十月的这个清晨，阳光有点刺眼，寂静中冒出了些声音，像睡梦中的人做了个一本正经的动作一样奇怪——白色的木栅栏嘎吱作响，铃声在一整条空空荡荡的小路上久久回荡。我在做梦。谁会在这里如此郑重其事地通报自己的到来呢？这里没有人，再也没有人。

沙滩的别墅整齐地排列成阶梯状，此时，我一头钻入这些别墅的后面，走在绿树成荫的褐色土地上，地上覆盖着沙子和松针，软

绵绵的，几乎没有声音。转过沙滩的拐角，一片难以描述的寂静。在林荫道的洼地中心，隐约传来大海动人的喧闹声，就像在郊外沉寂的花园深处隐约传来暴动的声响。在松树和雪松暗绿色的土地上，桦树和白杨忽然冒出火焰般的光芒，化为一抹金色的轻烟，红色的火花蔓延，如同烧着的纸上火舌的缓慢移动。天渐渐亮了，灰蒙蒙的大海渐渐成为主色调，阴沉的色调一点一点微妙地沉淀。海风的盐分使墙体的颜色愈加暗淡，铁栅栏的锈红愈加鲜亮刺眼，沙子穿过门缝，铺满了地板；这突如其来的奇特的海侵，如沙石和珊瑚一般坚硬灰暗，已说不清楚是怎样的轨迹，如冷却的火灾，千涸的海啸，浸透这座小城。

也有的时候，某些阴沉的下午，天空灰蒙蒙的，一动不动，如同罩在毫无生气的冬日花园的玻璃窗之下，阳光的照射已消退了其多变的表面，但勉强透着生机，想到某些事物可能蕴藏的无限的潜能，这种感觉涌上心头，让人产生厌恶之感。同样地，有时我会想象某场演出结束后，半夜溜进空空的剧院，第一次发现黑黢黢的放映室里的布景，而不会将自己置于一场游戏之中。夜晚空旷的街道，重新开启的剧院，淡季里只属于大海的海滩，一起交织着一份静谧，如同五千年的树木和古老的石头交织着埃及的秘密，解开坟墓的魔力；漫不经心的手，拿着钥匙，摆弄着戒指，抚摸着墓志铭，转动戒指，我变成了幽灵般的盗墓贼，轻轻的北风从海面飘来，潮汐的声音突然变得越来越清晰，太阳终于消失在一九××年十月八日午后的薄雾里。



## 热拉尔の日记

六月二十九日

今天早上，散步走到了克朗塔克。小港口的堤坝周围，荒凉一片，左面广阔的沙滩，空空荡荡，边沿是沙丘，上面覆盖着干枯的灯芯草。海上天气很糟，天空低沉灰暗，青灰色的巨浪像瀑布一样强有力地打在沙滩上。但是堤坝之间，巨浪打在石壁上，不发出一声声响，令人诧异：巨大的浪舌来去匆匆，粗鲁、令人不安，但又不失灵巧，就像食蚁兽的舌头，忽然跳起，还来不及喊小心，就已经到了堤坝，在空中碎裂成冰冷的水柱。中午在餐馆里吃了饭，餐馆位于沙丘中间，偏僻冷清，吊脚楼式的地板发出沉闷的声响，宽敞无比的餐厅（大概每逢周日本地的年轻人就来这里跳舞），装饰着彩纸制作的花环，透出一分凄凉，锃亮的杉木地板，在我看来，不像节日的气氛，更多的是像船员的休息室，水手的掩蔽所，所有这些景致，在本地区随处可见（沿街的各类储物间都放置着救生艇），并给人一种凄凉、贫瘠、受约束的感觉，给整个布列塔尼地区的风景罩上了忧郁的气氛。

沿着沙滩回来的路上，我碰到克朗塔克的成双成对来跳舞的年

轻人，神情严肃，近乎沉重，女孩儿的头发在狂风中飞舞，男生们则双手插在口袋里：天气并不热。一条僻静的小路，从那儿可以看到海滩上凸出的沙丘，海水拍打在“渔民归来”餐厅的屋顶下沿，水沫飞舞。真是个与众不同而又有趣的地方。接着，在海浪低沉的拍击声中，一抹短暂的阳光下，听到碟片机的哼唱，在海浪拍岸隐隐约约的低音衬托下，回响在水天之间，超凡脱俗。一个女孩，逆着人潮，独自走在沙滩边，闲适、缓慢、慵懒。时而俯下身拾贝壳和海中的漂流物，时而蒙眬地注视着远方的大海，此时，她笨拙地双手叉着腰——这个质朴的脑袋在想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在正午或黄昏时分，这些散步的人，在某一隅听收音机、扔石子、单脚跳或者掏乌鸫窝，就这样不断地把我卷入如画的风景之中，有的时候，整个角落里也有我完全看不懂的手势或行为，景色因此显得暗淡。

散步回来后，我一个人吃了晚饭——整个直前一族的伙伴都已经出发去赌场了。

晚饭后散步在沙滩上。海滩壮丽，忧郁又充满光辉，海滨的玻璃在夕阳下发出熠熠红光，像烧着了一样，又像灯光闪亮的客轮。这片空旷的沙滩，还留有余热，软绵绵的，忍不住想要踩压它、堆砌它，天真地糟蹋它的完美。然而，空气却如此贞洁、透明，冷得纯粹，如同被看不见的细雨不断地冲刷过一样。沙沟里轻柔的汨汨声（低潮时）将这雨后的风景嵌入大地，水流的声音仿佛伐木工的斧头在开垦。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啊！何等舒适！沙尘轻轻地

飘落沙丘上，空气的舞动就像无数的旌旗迎风飘扬飞舞。而地平线上，波涛翻涌，白浪掀天，起落跌宕，云彩中夹杂着浪花与阳光，波涛汹涌的海岸，绵延的大海渐渐消失在远方。

## 六月三十日

“浪花旅馆”出航了，如同一艘海轮准备出发迎接夏季。眼下旅馆里的人越来越多，摩肩擦肘：这个度假小世界中似乎出现了一个灵魂人物。今早，从我的窗户看到，雅克带着他的船员们去了海滨浴场。他的房间就在我的正上方，每天早上都是一阵忙乱的声音：就像船员的休息室，大家随意进出，放声大笑，如同睡一个吊床的伙伴，亲密无间。但是这种毫无顾忌的喧哗，到克里斯黛尔的房间前总是戛然而止。这位穿着浴衣的小公主在她正式出门之前，或者在她发出特定信号之前，是没有人敢去敲她的门的。大凡都是这样，每个小团体或每个自然而然构成的小组中，总有一个核心人，凡事找他商量，就好比俗语所说，在打猎开始时会先瞥一眼狩猎首领再放开猎狗。

克里斯黛尔一直自上而下地俯瞰着这个小群体，低垂着眼帘，非常性感，仿佛浸润于青春之浴，完美无瑕，就连她的下颌也如量身定做，不偏不倚嵌于其中（下颌对一般人来说要么太长要么太短，常常不到位），一旦她闭上嘴巴，从她嘴里就再也听不到一个

字，表现出极强的分寸和控制力，给人安宁、沉静的本质。

我对克里斯黛尔很感兴趣，之所以感兴趣，因为她在表演，并且乐在其中。在沙滩这样随意的地方，有时，我发现她眼中闪现着克制。多美的词！这种克制——在我看来，我希望对她而言也是如此——不是受制于良好的教育，而是缘于某种反常的消遣，对自己扮演角色的自我欣赏。有点类似于在小剧院中，巴尔扎克笔下《贝阿特丽丝》中的康迪说的一句话：“对他们而言，我是神吗？”对这个人物，天才的作家巴尔扎克极尽赞美之词。

然而对我来说，她不是。我打算明天和她聊一聊，让她有机会显露自己的聪慧。

## 七月一日

很久以来，我都没有像现在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如此渴望写下一些东西。打开窗户，对着晚风，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转了很久，充满了精力，脑袋像刚洗完澡一样清楚灵敏，装满了飞来飞去的各种清晰的想法，沾沾自喜。今晚，我刚刚和克里斯黛尔进行了一次极其不寻常的谈话。

我已经感觉到了，我无法描述出晚上谈话的色彩，在我记忆中，她一直沉浸在夜幕和月光的氛围之中。此时借助爱伦·坡的诗句描述新生和追忆的氛围，或迷蒙或可转换——如同旱季时的

一片绿洲：

这是我最难追忆的一年，  
一个荒凉的十月的夜里……

……我没能马上动笔。在房间里徘徊了很久。海湾灯火通明，从窗口望去，长八千多米的巨大的圆弧形看起来和一个幼儿园里的水池差不多大小。空洞洞的漆黑夜色中，有时波涛汹涌，无声无息地伸出一条油光黑亮的浪舌，沙滩上的水光闪闪发亮。弧光灯的照耀如一首平静的歌曲，像火焰一样，直冲云霄。大海上，水雾弥漫，灯塔的信号灯使广阔的海面更加平和。满天繁星下，夜晚比白天平静许多。

克里斯黛尔就是个公主。她的出现、动作、言语每时每刻都不带任何暧昧。她的每一步都仿佛拖曳着长裙，引来饱含敬意的谄媚。即使在半夜，单独和一个男人在荒无人烟的黑夜里，她表现得甚至比在二十个人的客厅里还要得体。这一切，首先就使我的叙述避免了令人不快的暧昧。

带着克里斯黛尔出来散步，我有什么目的吗？我已经走进她的心底，她尽量掩饰自己的感觉和忧虑，所以我有一个私密的想法觉得“这件事会很好玩”。白天天气沉闷，过于炎热，阳光炙烤下的沙滩昏昏沉沉，让人难以忍受——松树林就像香料蒸笼，味道浓烈得能让人昏厥——就像我小的时候，六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走出屋子，突然，我家门旁临时搭建的圣体瞻礼祭坛的浓烈香味一下子让我动弹不得，就像被牵引着走向玄妙之门，走向秘术之路。我曾在这方面醉心地研究过兰波的《彩图集》，诗歌中致密如网的喧哗声，默契和谐的人间香味，我都可以完美无缺地分辨出来。这个充满了预言的日子，正是我设想的谈话的前奏，对这次谈话，我隐约地觉得，自己模模糊糊地被对方掌控着，时而是长时间的沉默，时而是打断这种沉默的艰难的对话。

我们夜游的目的地是沙丘背后的宽广的高尔夫球场。球场微微起伏，像野生动物漂亮的皮毛。那里几乎完全看不到大海，只能听到耳边海浪拍打沙滩发出巨大的声响，沙滩空无一人，很平静；有时，雷声回荡，一瞬间，透过栅栏可以看到飞溅成羽毛状的污水。晚上，这里应该非常荒凉空旷。我一向喜欢月光下行走在这自由的空地上。

克里斯黛尔穿着一件白色的沙滩裙，光着脚，穿着双凉鞋。我第一次注意到她脖子上挂着一条金十字架小吊坠的项链，说话时，她会时不时地玩弄两下。这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视线总是离不开她的这个动作，仿佛它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微妙的意义。

夜幕降临，我们出发了。风静了，空气清新极了。朝着北边——目的地的方向，我们很快就穿过了房屋。那儿几乎是一片乡村——矮矮的房屋带有菜园、家禽养殖场和园艺工具，有时，白天也会听到一声鸡叫。然后是一片平坦的绿地。紧接着，一幅荒凉的图景，

可以说是很戏剧化的景色，光秃秃的土地上，一排高高的电线杆，使它更像不毛之地。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并不顺利。一开始我们把“直前一族”的成员都回忆聊了一遍。聊起他们，克里斯黛尔有什么说什么，毫不保留。接着她向我谈起了雅克。

“雅克可能是我们这里最惹眼的男生。但是他还是个孩子。我和他在一起很舒服，就像和一个高中同学在一起一样。”

我不痛不痒地开着雅克的玩笑。雅克可是我们旅馆的诗人。他的房间里好像堆满了深奥难懂的书籍。而房间的走廊里则充斥着极具现代感节奏的爵士乐。但经过了几次交谈，我可以认为他是故意如此。说到底，他就是个什么书都没看明白的小屁孩。

“这有什么要紧！雅克只对那些晦涩的诗歌感兴趣。当然，他是再也回不到以前的光景了，但是我相信他正在追求穿越某个层次，某个有深度的层次。而我所做的与他并无两样。”

停顿了片刻，她接着说：“说到我喜欢的东西，其实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只知道它们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总有一些东西你要么拾起要么撒手不管。”

不知不觉中，克里斯黛尔将两个人的对话变成了她一个人的独白。我着迷于她占据主动时的那股悠闲劲儿。她天生就是那种让你不愿意去打断的人。同时，只要她愿意，她能让你明显感受到她说话时的那股诱惑。

我们越过一片沙丘，月光下沙丘仿佛在流动，高高低低的起伏

更显其高雅，如同战场一般壮观。在地平线的一端飘散着灰蒙蒙的大雾，如同林中空地的尽头是一望无际的森林。

“谁会想到在这样的夜晚漫步在这个地方呢？我一向偏好隐藏在极负盛名的风景中的隐秘角落，有时要仔细寻找才能找得到。——怎么说呢？——就是那些要转过身来才能看到的角落。在威尼斯，小巷与河道奇特地交织在一起，徜徉在这些迷宫般的小路间，对我来说，总有一些奇特的瞬间让我觉得我走进了一家三流的旅店——只提供热水和垃圾桶的那种，小路变成了走道，穿梭在旅店走道里和一扇扇自动门之间，让人顿生疑心，以及厌恶之感；而远处，在一座昏暗的拱门下，整个威尼斯被笼罩在一潭黑水之中，不知疲倦地汨汨作响，在太阳光下反光折射。同样，在这里我最喜欢的是沙丘的后面一片长长的、平坦的草地。我们要转过身来，背朝大海，草地很厚实，身后不远处便是大海的声音，无边无际。而眼前黑色的小水沟，潮涨无声。”

“你在威尼斯待了很久吗？”

“是的。威尼斯几乎是我的童年。差不多每年秋天我和妈妈都要去那里。从我开始记事起，我爸爸就总是莫名地消失，总是被各类行政会议压得喘不过气，他的一生就是火车卧铺加上豪华酒店的荒诞生活，有时也会去沙滩过几天时髦日子。”

“克里斯黛尔，我想听你讲讲你的童年（我现在写这些完全是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忽略了那些不应该由我直接重新发起话题的东西。可又怎么样呢？总之，谈话在我看来，百分之九十几乎都是没



有什么导向性的自言自语，心里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用高雅的沙龙术语讲，我们俩中总有一个人占着王位)。”

“我对我幼年时期的事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十二岁那年可怜巴巴地住在寄宿学校——冰冷灯光下的无尽走廊和椴树成荫的凉爽小院。那是一段想起来就觉得凄凉的时光。我也不太善于结交朋友——而我的平日，我平常的每一天（要知道我是一个好学生）都是在等待周日早晨的到来中度过的，那是唯一的亲人来访时间。弥撒结束后，我们在操场上玩耍，看门人来了，手里拿着个名单，上面是第一批幸运儿。而我，我几乎没有机会出去，一向不确定是否会有人来看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随着操场上的人越来越少，看门人也来得越来越少，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操场暗了下来。结束了。我现在还记得雨中的这座操场，它已永久地合上了大门，暗如死灰，与世隔绝。那时我正走在椴树下，雨滴不断地往下落，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比树林的任何角落都更加令人迷失和空虚。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些乌黑发亮、充满敌意的树干，雨水顺着它不断地流，脆弱的小树枝躺在地上，皮都剥落了，枝丫上的雨水像瀑布一样不停地落下。我沉浸在孤独中，强忍着眼泪。我看着云散落在阵阵风中，有时一股狂风猛烈地摇动着树枝，豆大的水珠掉落在湿透的地上，溅起朵朵水花。外面，是熙熙攘攘的道路，是充满魔力的迷宫，城市、咖啡馆、剧院，人群；纷纷扰扰，那里，生命相互连接交错，互为依靠，共同迎接生活的碰撞和热情。而我却不在其中。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不再幻想着从这儿出